

算法与灵感的博弈:AI时代艺术向何处去

■姚风

随着人工智能(AI)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人工智能已经不仅仅是科学领域的研究对象,也成为艺术领域的创作媒介和参与者。艺术与科技的互构与共生最终都指向人类对“可能性”的永恒探索——科技提供实现这种可能性的手段,艺术则赋予可能性以意义,二者将共同照亮人类文明演进和艺术创新的未知之境。

在这场技术与艺术的碰撞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算法的进步,更是对人类审美本质的深刻拷问。

AI正在重塑艺术创作生态

当前,人工智能艺术创作已成为最具显性变革的领域。从上海民生现代美术馆的“提视造境:国际人工智能艺术文献展”,到2025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生态论坛, AI艺术正在从边缘走向中心。技术迭代速度令人瞠目:专业层级美学评判大模型“书生·妙析”首创“七术维”美学评价体系,可对构图、色彩、技法、情感等维度进行专业级评分。算法不仅能创作,还能评价,这彻底颠覆了传统艺术评价体系。

使用新技术算法工具增加艺术创作的可能性是艺术家永恒追求的实践,然而艺术一直被认为是人类情感和创造力的产物,具有审美感性,是人工智能无法企及的高峰。随着科技发展,人工智能逐渐拥有了从模仿到创造的能力,由“再现”到“生成”,艺术家在创作过程中通过人工智能算法创造新的艺术形式,唤起新的审美体验,产生了“人工智能艺术”。它不仅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还展现了技术理性的创新性,体现了人工智能与人类创造力的结合。AI艺术的出现,模糊了传统工具与创作者之间的边界,重构了艺术生产的可能性。传统的人工智能主要侧重于分析能力,如通过分析数据来发现规律和模式,并应用于个性化推荐等场景。AI艺术的崛起得益于艺术领域图新的低物

理约束性、高容错度以及数据与算法的成熟度。但技术的迅猛发展也带来了深层焦虑:当AI能够模仿任何大师风格时,人类创作者独特性何在?

人类艺术的不可编程本质

在算法浪潮中,真正具有生命力的创造,往往诞生于非线性直觉、情绪张力与文化裂缝之中。这些恰恰是AI尚难触及的不可编程区域。

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中央开明画院副院长舒勇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传统绘画中“可游可居”的意境深度,是AI生成作品时常常丢失的。宋代画家郭熙在《林泉高致》中强调的“三远法”,不仅是构图技巧,更是中国人观照世界的思维方式。“艺术存在一种超越现象”。艺术能唤起丰富的审美情感,这便是一种形式的超越。绘画即是如此,艺术家通过作品与受众进行交流,作品中蕴含了他们丰富的艺术思考与经历,大大超越了纸张、画布与画笔等普通的排列组合。

中国美术学院文创设计制造业协同创新中心主任卢涛认为,艺术作品恰恰是那些不可能被数据归纳的事物,它们需要耐受模糊、坚持非标准、容纳不确定。这种“不可编程性”正是人类艺术的价值所在。

从创作者到“调酒师”的转变

德国摄影艺术家博瑞思·艾达格森通过实践提出了“创作者角色三阶段”模型:从传统摄影的“独创者”到运用初代AI时的“指挥家”,再进阶为多模态时代的“调酒师”。这种演变凸显人机协作的关键——人类必须掌控创意发起权与最终评估权,依靠专业经验和艺术品位确保作品质量。艾达格森强调:“AI本质是无意愿的工具,需人类引导才能发挥作用。”阿里云设计中心总监王路平提醒,别忘了审美的力量。“即便AI帮你生成十个、百个作品,仍然需要你用审美去选择”。这种选

择能力,恰恰体现了人类审美感性的不可替代性。

破解算法霸权的东方智慧

在算法浪潮中守住艺术的温度,需要深植于文化土壤的审美智慧。舒勇认为,这种审美智慧正是破解算法霸权的关键密钥。当重拾毛笔创作丈二匹山水时,宣纸承载的不仅是水墨,更是千年文化基因的觉醒。手腕运转间的提按顿挫,暗合着“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哲学韵律。水墨在生宣上的自然渗化,诠释着“天人合一”的美学密码。舒勇在艺术实践中摸索出“人机融合”的创作哲学:当AI生成的赛博莲花与传统写意荷花产生碰撞,既凸显出技术理性与人文感性的张力,也催生出“墨韵流光”的新语言。

AI艺术的身份认同危机

日本跨媒体艺术家藤堂高行的装置艺术作品《拴狗的动能》,通过一只被锁在链子上、竭力挣脱束缚的机器狗,隐喻了AI艺术的现状。这件作品让人意识到,尽管机器人并非生命体,并不真正感受疼痛或愤怒,一切都受到人工控制,但它们的动作与反应仍然牵动观者的神经。这提出了一个深刻的问题:当AI能够创作情感丰富的艺术作品时,它是否能够真正理解情感?

青年艺术家简丹的创作实践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在技术理性与审美感性间寻找平衡的案例。她的创作将AI图像生成的精密算法与油画刀刻的粗粝质感融合,让科技理性的光芒与艺术感性的温度在画布上共舞。艺术家和人工智能共同构成创作主体,算法与灵感两者之间形成一种共生关系。艺术家通常负责提供创作灵感、主题和审美指导,而人工智能通过学习大量的艺术作品数据,形成不同的模型和算法,辅助艺术家生成具有独特风格和表现力的艺术作品。

在共生中寻找平衡点

中国美术学院教授姚大钧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生态论坛上宣布成立“国际AI创意联盟”。该联盟旨在推动AI与艺术的跨文化对话,建立共享数据集与伦理框架。联盟希望将以论坛与联盟为新起点,持续探索“两个AI”——人工智能与艺术智性的协同进化,为全球数字文明贡献东方语境下的创造力方案。中国美术学院副院长韩绪指出,当AI能以惊人速度生成作品时,人类必须重新锚定“艺术智性”——那种融合直觉、经验、情感与文化背景的“独创”。技术将倒逼我们重新思考:什么是独创?什么是灵感?什么是深度的美?

9月20日,青年艺术家简丹在香港举办主题为“戒甩电子奶嘴”的分享会,从艺术视角出发,探讨家庭如何平衡科技使用,创造高质量互动时光。这延续了她一贯的艺术疗愈理念——相信艺术具有缝合社会裂痕的魔力。

在现实中,人工智能艺术创作的种子是科技与艺术、想象与创造力的结合,同时也是算法与灵感的博弈。由此也映射出技术影响下关于艺术本质的永恒追问。如今,算法推荐系统塑造的“信息茧房”正在消解审美的多样性,深度伪造技术更模糊了真实与虚构的界限,从而导致了人文精神的稀释。但与此同时,艺术自始至终承担着为技术发展注入伦理温度的功能。不断发展中的人工智能技术,正在作为一种即将引发艺术领域变革的力量,向传统的艺术生产范式发起挑战。当我们面对AI时,不是应该问它能替我们创作什么,而是应该以它为对照,来审视我们自己对于问题的敏锐度、对事物的认识角度、对现象的反思深度。算法与灵感的博弈,最终指向的是人类创造力的自我超越。

(作者系台州学院、同济大学博士研究生)

将“乱书”更名为“驭书”之我见

■王水法

10月4日,香江之滨。多名书法家、评论家围绕书法艺术守正创新的主题,展开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古今对话。

著名艺术家王冬龄先生在现场笔走龙蛇,写书了唐代诗人白居易“千里始足下,高山起微尘”句。当草书的“势”挣脱字形的桎梏,当提按转折在叠加中形成新的韵律,“乱书”便成了古典草书在当代最激进的延伸。

笔者在现场见证了这一艺事,也由此引发一些关于“乱书”的思考。

王冬龄先生所创的“乱书”,犹如投入当代书坛的一颗石子,在“墨海”中激荡起层层涟漪:创新者赞其破局,谓其激活了古老线条的有机生命;守正者忧其失根,斥其为笔墨失控的一场狂欢。

这场争论的根源固然复杂,但“乱书”之“乱”字,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乱”字天然携带着“混乱”“胡来”“无章法”的负面联想,易使人先入为主,将其视为对传统的背离与破坏。

为此,笔者建议将“乱书”更名为“驭书”。这一字之易,绝非简单的文字游戏,

而是一场至关重要的“正名”。它旨在拂去表象的迷障,直抵艺术的内核,对于消解社会与学术界的误读,具有深远的建设性意义。

“驭”之一字,意蕴宏深,一扫“乱”之阴翳,尽显雄浑气象:

一是主宰之势。“驭”是驾驭,是驱使,蕴含着不容置疑的控制力,精准道破了艺术家在狂放笔墨之下,对工具、心性与章法的绝对主宰。

二是空间之构。“驭”是安排,是布局,形象地揭示了线条与字形在二维平面中被匠心驾驭,从而构建出深邃视觉空间的独特法门。

三是秩序之维。“驭”有法度,有经纬,暗示了作品中虽千笔万画交织叠加,其内在的骨架与逻辑却井然有序,如军阵般严整。

四是自由之境。“驭”是纯熟之后的从容,是法度之上的遨游。它体现了艺术家在深刻理解传统后,获得的超越规矩、心手双畅的至高自由。

何谓“驭书”?驭书,即是“以意驭笔,以笔驭线,线线交织而气韵贯通”的一种

至高书写境界。

从视觉形态看,“驭书”的最终呈现,宛如一场气势恢宏的“笔墨军阵”。它承袭了国画大师黄宾虹所推崇的“积墨法”精神,通过笔触的层层叠加、渗透与交融,使墨色与线条在累积中焕发出无尽的厚度、华滋与层次。线条由此挣脱了平面的束缚,化为有体积、有掩映、有生命的立体结构,谱写成一首“视觉的交响诗”。

再从内在神韵观之,“驭书”的高妙,正在于“驭而合法”。此法,体现在三重境界:一为笔势之法,每一笔的起收使转,虽相互交织,却笔断意连,气脉奔涌不绝;二为字构之法,在极致的解构中,甲骨、篆隶的古老魂魄依然作为“根”与“神”隐伏其间,是可追溯的草蛇灰线;三为空间之法,通过墨色的浓淡枯湿与线条的疏密聚散,经营出“密不透风,疏可走马”的呼吸节奏与韵律感。

“驭书”之名,是“乱书”的升华。“乱书”仅是皮相的描摹,而“驭书”则是对本质的揭示与美学的正名,完美诠释了“把根留住,把心打开”这一守正创新的至高理念。

此处所谓“根”,乃是汉字的基因。在“驭书”看似狂放的笔墨之下,深植着书法艺术数千年积淀的笔法精髓(如屋漏痕、锥画沙)与美学精神。它未曾背离汉字的结构本质,而是对其内在艺术张力的极致探索与表达。

此处所谓“心”,乃是当代的魂魄。“驭书”以最开放的姿态,融汇了现代抽象艺术、构成主义乃至行为艺术的元素。它将书写从“识读”功能中彻底解放,转而强调瞬间的情感迸发、身体的运动轨迹与视觉的纯粹力量,使古老的书法艺术得以与当代人的生命体验同频共振。可以说,“驭书”是传统精神的现代表达,是厚重文字的轻松笔触,是典雅艺术的当代面容。

综上所述,驭书者,驭术也。它并非一场混乱的狂欢,而是一场充满理性建构与生命激情的“笔墨驭术”。艺术家如同一位高明的驭手,纵横于传统的疆场,以最深刻的掌控,开拓出书法艺术的全新境域。

这正是“驭书”的深刻价值之所在:它既守住了书法之“根”,更打开了艺术之“心”。

(作者系兰亭书法社副社长兼秘书长)